

福惠全書

三

74

5

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福惠全書卷之四

謹操守

夫爲官之道必以操守爲先而州邑爲尤要其疲瘠之區民貧財匱自無可取其富饒之地原有歷來常規然常規之中亦宜酌其可取者而取之若其斂怨而嘖有煩言者亦當革除以收民譽在胥役每以此阿媚本官以爲無害不知官取一而吏取其十矣究其有害首歸于官惟錢糧羨耗乃衆擎易舉積少成多之具官亦藉以養廉而應酬公費似難槩蠲但較前稍爲輕減則闔邑不卽歡聲載道



福惠全書

卷之四

蒞任部

一

乎至于詞訟乃民間曲直所關自應從公剖斷以示神明
 若夫賄囑之事直者惟憑理勝豈肯行求曲者昏夜夤緣
 必期緹彼官稍利其財而違心聽斷使直者抑鬱無伸彼
 豈甘心而不上司告理耶夫有司之貪廉上司自有耳目
 或密加訪聞或被害鳴控仁恕者尤先之以切責冀其改
 過嚴介者遽登之以白簡頓喪身名若夫贖貨居心視為
 奇貨如狼虎之噬人不盡其皮骨不止是已之嚴刑酷法
 而聚之彼則傾囊倒篋而吞之矣其民之深仇積恨不歸
 之已而歸之誰耶又每見貪夫百計吸民彼地脂膏盡肥

私橐動輒四五十萬

竊私計之即每歲浪費萬金猶可

足五十年之揮灑何意未及數載而盜劫火焚消磨殆盡
 且繼以身死閨闈之中有不忍言者是豈非冥冥之中有
 鬼神播弄于其間哉嗚呼金已付之無何有之鄉而怨聲
 穢跡傳之千百年而弗替其孰得孰失不大彰明較著矣
 乎故縱免王誅難逃鬼罰與其負虛名而身嬰實禍曷若
 甘淡泊而福遺子孫至于懸魚塵籠之風小民有口茹蘗
 飲水之操大吏有心其尸視于鄉而薦剝于朝者且旦暮
 幾之矣寧獨享榮華于奕世膺富厚于無窮也哉

忍性氣

夫州縣官遇地方公事如鄉鄰釋爭宜平心靜氣以處之
稍或不耐則相助爲鬪而釋爭者反受其傷矣然此皆由
于任事太真疾惡太甚不知天下大奸大惡多于狼虎其
奸惡之蠹國嚼民與狼虎之噬人食物何處無之若必因
奸惡之蠹國嚼民而馮凌暴怒恨不寢其皮而食其肉則
上天亦宜怒狼虎之噬人食物而雷霆下擊早已除其兇
而絕其類矣故善釋爭者心如衡然使權與物適相當而
止勿使有所偏欹則兩家之意氣平而欣然聽其處矣善

勸懲作卽

爲政者亦然凡地方大奸大惡騙害鄉民侵蝕國賦在彼
視爲常事而官長一旦扶其良懦彰其憲典大呼而亟殄
之彼其素所桀驁恣橫之氣豈肯俯首輸心甘就三尺以
快爲其魚肉者之志將必反而思所以制其官長矣是則
與釋爭者不能平心靜氣以處又相助爲鬪而受其傷者
何異哉然此皆不能自耐而任事太真疾惡太甚之過也
如鴻在郊有劣衿某者以本社民糧百餘金悉爲包攬飽
之裕壑者二十餘年歷任不敢過問里社徒受追比迨鴻
至令里長開報欠戶拘訊之唯叩頭號泣而不敢言欲責

之乃言惡衿劣狀井所以包攬拖欠之故鴻聞之不勝皆
裂髮指立命補贖公舉與諸欠戶對簿彼憤衆遽敢攫鋒
乃起而批舉首之頰鴻遂大怒立請教官褫其衣杖之于
庭而通申各憲時大中丞嚴批本縣究擬學使者仰學除
名招報而某之父亦憊衿也日撫軍某公新任將至彼乃
列鴻多欸令伊親某生示鴻欲爲其子求寬而坐誣衆戶
笑而却之曰鴻果獲罪地方控之宜也若使挾余枉法
舍有罪以誣無罪雖增官益秩吾不爲也況棄職而辱身
乎比撫軍入境乃父遂以奇貨異酷一詞致控矣撫軍心

疑之而未有以發也到任三日後看司道因從容詢及有
司賢否方伯泰瞻施公乃首舉卽墨令朱君及鴻爲山左
循良冠而臬憲何公各道錢公等復交口稱鴻并歷舉治
行之所知者次日方伯施公進見撫軍以某生狀示之施
公笑曰憊哉某氏父子也因舉其子積惡攬戶抗糧爲本
縣所申前案具在今復捏詞誣控以圖反噬耳撫軍遂檢
牘視之乃大批切責不准而其子竟坐流鳴呼當時非施
公等相信之深極爲稱說其不中于奸誣者幾何矣使
當日聞花戶之言乃召某生切諭之曉以禍福利害以歷

福惠全書

卷之四 蒞任部

年之逋欠速爲早完如再玩延開單牒學令門斗兼催再或不遵則縣與學交申之而衆花戶亦責以擅從包攬之罪彼某生者畏朝廷之法而逋抗自清聞花戶之懲而憤恨自平逋抗清憤恨平而里社無追比之累官長亦相安于無事矣夫何計不出此乃任事太真疾惡太甚反遭狂疾之噬幾蒙不白之誣乎迨鴻繼補東光有劣衿某平日把持衙門包攬賦稅無異彼生其本邑更名地糧花戶半歸劣手而劣之更名糧獨多乃僉劣姓爲催頭劣一日登堂面求更僉他姓鴻不許劣爭辯良久詞色頗不遜

鴻怒填胸臆輒欲掀案撻之因創疇昔彼生之事屢遇而止乃好言慰之出而催頭卒不更是後更名糧卒如額全完及鴻離任之日邑鄉紳士民攀轅泣送者相望于道而此生昆弟亦復携壺榼飲餞于郊情頗戀戀乃悟地方事但當就地方斟酌了之何必以己之喜怒置乎其間而反滋擾攘故鴻願司民牧者以鴻二事爲鑒處地方公事如鄉鄰之釋爭使兩家之意平而欣然聽處馭大奸大惡如上天之生狼虎不必雷霆下擊輒思殄絕但使咆哮跳梁之氣無所逞施彼將斂足戢尾而退則善矣

戒躁怒

夫居官之處事接物所憑者惟理與情而已。理所應執則據理以用法而法不爲濫情有可原則因情以屈法而法不爲枉何也。一如其事物所當然而初無所庸其心也。譬鏡之照物其爲妍爲媿隨所自形而與鏡無與也。若事物之來稍參喜怒于其間則理與情皆有所偏用而不能無濫與枉之弊。夫與其濫而近于苛毋寧枉而近于恕。恕猶不失爲慈祥苛則未免流于慘刻矣。鴻在東光時奉文修浚莊村墻濠責令保正莊頭等董理其役及報完之後鴻

親行查勘至東鄉保正趙某者爲之前導所過莊村多托故繞避不爲引視。鴻心疑之遂趨騎往查則皆頽塞如故。喚莊民詰之始知趙某之受賄而思倖免也。鴻怒其欺詭且私斂民財命杖之而他保正環跪固請免乃愈激。怒遂重杖三十未逾月而趙某身故。鴻召其子詢之云染寒疾不治。鴻竊意其杖瘡釘結而其子不便明言也。爲惻然者久之因賞銀三兩以助殯葬之資且免其一下。迄今去東邑十有八載每一念及未嘗不追悔之無從也因思爲民上者凡接物處事惟酌其理與情而用法慎毋騁一時

則下當有其
厚其當刪去

之躁怒而流為慘刻以深他日之悔則庶乎其可矣

遠博飲

夫有司統理一州一邑之刑名錢穀舉凡百姓之利弊政
事之張弛靡不躬親計慮以期無疎畧闕失之憂是則朝
夕之夢寐飲食猶未遑安飽而況博奕之嬉戲杯觴之宴
樂乎夫敲枰鬪楮乃消日之間情飲酒賦詩乃遣興之逸
致留心民事者方且惜寸陰之莫挽勞軼掌之為疲又有
何暇適而為此山林隱逸之具耶說者謂游刃之餘奚妨
于對局簿書之倦亦解于銜卮初于公務未嘗有礙也然

上乃字當作
即下乃字當
作是

而爭贏較勝頓忘白日之西沉暢飲酣歌未覺金壺之漏
盡不知一朝之曠補之數日而未能一夜之醒酒以屢晨
而弗醒豈不得謂之廢時失事乎哉故鴻願司民牧者
效坡公之不奕棋師大禹之惡旨酒可也

承事上司

到任參
謁附

屬吏之所以事上官惟在敬與勤而已敬則傲慢不敢生
而參見之必恭必慎儀節之必時必週勤則怠忽不敢萌
而奉行之必詳必速諮請之必婉必誠所云參見州縣到
任必謁上司或途次先由省會或同城抵治次日或治境

則當作即

距省稍遠皆不宜遲緩上司樂見屬員覘其才品屬員亦樂見上司識其性情惟相見之儀詢之禮房訪之寮案揣之時勢毋過諂毋不中度語寒暄則先後有序稟公事則詳切有要或蒙詰問觀喜怒而委曲致對或同寅共見上司向他語勿攙雜而更置已詞容止跪拜進退疾徐宜嫻之于平日凡有啟事書之袖摺臨時省覽免致遺忘此則恭慎之謂也其餽送土宜悉照舊規禮數一增即為成務於先期躬親簡點過期而送上官以為慢已故宜早辦幣恐有汚斜錯悞故勿露吝形致見揮斥所謂時而周者非必一一親細點看

乎每有下僚外飾貧儉自炫孤高一切儀文出之淡薄若非真正清廉上司見諒未有不惡其矯詐而披摘瑕疵者矣至于奉到止行審度輕重凡上司來文須親手開拆先幾件封內何註語年月遇有封套有無擦損封面開內密待進衙拆看計定然後發行毋先輕洩登號發房宜詳始末覆看是否特行如有前案須查此案原委有無回立即申覆尤加親閱用印時須將回文詳看紙張堅白字無件數切勿朦混草率以示疎封粘實以防夾帶改寫如緊要文書或封付來差遣要役或因要務應修稟牘委曲未便見之詳文即宜用稟聲說亦宜于更須悉白情事將此見上官時將要事用稟預先稟明

福惠金書

卷之四

蒞任部

七

委說得透徹應行應止說得動情切勿虛詞巧飾以示欺
可聽上官未有不首肯見信者此詳與速婉與誠之兼盡也然又有旌節經臨騶輿按部
厨傳供帳豐盛宜加道上司經過或公事特臨往來橋梁
親身料理凡係需用不可有缺小飯坐司務冊籍仗儀整
要鮮潔切不可聽衙役之言用示荒涼窮苦冊籍仗儀整
齊具備如係查勘即將所勘事宜料理齊備勿致臨時倉
鮮明供役諸人俱要老成省事上司所臨之處預飭地方
及差能事衙役巡邏毋許藏留棍徒干村頭市尾曠野荒
郊呼冤若頒行文告務須張掛通衢上司告示或係禁止
喊告若應貼某所者即貼某所恐上司經過親奉遣差承
示或差人探看以為藏匿有心疑其行止也
亦視等差接待浮實以定所待之厚薄總宜待之以禮不

可怠慢恐彼不悅致生毀謗也此皆以卑奉尊以下事上之正軌也然非
敬勤居心又烏足以語此耶

待紳士

本地鄉紳有任京外者有告假在籍者有閒廢家居者其
交際之間宜待之以禮用刺相覲悉照舊規其有切已事
或兄弟子侄橫罹意外亦必周全體面所以重衣冠而扶
名教也至于學校中有文章品行之士特加優遇貧寒不
給者或分廉俸資之膏火非惟賢父母政體應然而賢者
聞風知勸益加自愛不肖者返衷自愧亦爭事詩書其于

風教默化潛移正自不小且從來草茅謳頌本出肺腸縫掖春秋多憑口吻一念懷嗔可使展禽作跡微疵偶染頓令尺澤生波爲仕者曲意逢迎而避謫固爲繞指之羞有心凌辱而示威亦涉過剛之忌惟禮所當存儀循分及法難輕縱責亦必加庶乎可矣語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其斯之謂歟

交接寅僚營官附

僚佐朝夕共事凡印官舉動無不周知欲其恪供乃職必須持已以正已既正而寮屬無不凜承矣然秩卑祿微諸

當作云

惟仰賴堂尊宜恤彼勤勞憫其貧乏有功則舉之以示勸有急則周之以示恩才不稱事多方指示而毋爲苛責守或偶渝和顏開導而俟其改圖若稍不留意徑情以行則怨隙從此生矣至于鄰封均屬寅誼尤宜聘問以時意氣相投者固合深相結納凌厲自異者亦爲折節周旋凡屬公事關連務必互爲照應我克施之于先彼自報之于後否則情非素洽事莫通聞倘有逃人忽扳住址盜夥別供鄰案一經依詞解部據招詳憲則料理彌縫尚遺餘力乎鴻昔任郊以丁艱卸事赴省辭謝上臺值撫軍生辰留州縣飯俱齊集官廳凌令某與平原令某語平原色甚倨凌

輒然未幾凌獲逃人供窩在平原凌竟據供解部平原遂
落職鴻繼任東光有鄰邑交河與山左樂陵接壤樂陵
欽案盜獲賊供自交河行劫某者樂陵竟詳東撫具題交
令以諱盜升職一以倨傲取怨一以失交鄰誼遠損功名
此鴻所目覩者書之以爲前鑒

凡州邑俱有營弁駐防大約非守備則千把總也從科目
出身者未免輕覲營官而營官亦恃管兵未免銜憤州邑
每遇兵民相聞各自護持而民往往爲兵所欺凌或值地
方偶警弁先混報而地方往往爲弁所騷擾此皆文武不
和之故也故營官無論大小俱宜優禮相待歲時筐篚見
遺樽壘相招所以申情款卽間有干請于情理無大關礙

不妨聽允所以佐饗餐至于隊長進見慰以甘言兵丁跟
隨犒之酒餼則間營上下未有不感悅者矣于是營官因
悅生敬兵目因感生畏凡地方有故必先商確而後行卒
伍相安不敢倚強而生事州邑之百姓受福多矣此又非
文武和睦之明效也歟

謹僉押

僉押關係惟在標硃用印吏書作弊亦惟在騙得一硃偷
得一印便是嚇鬼之符支錢之票故舊例早堂僉押在川
堂各房挨次看僉用印祇因官府一時疎虞非執票混標

卽乘間竊印所以後來防弊止在內衙硃印方發但上下
文書用印原有定式須諸練者主之庶無錯誤凡六房每
日應行事件先日具稿并原案送宅斟酌放行次早發之
謄清送僉有牌票不登僉簿者此卽欲騙硃偷印私行嚇
詐者也定應重究如有牌票不同差簿送標及在堂有緊
急差票不送宅掛號驗發者俱以作弊重責在堂僉票該
訖宅內卽于票上用一掛內號訖小戳送堂驗發始無遺
匿之弊○凡差票槩掛內號照限查比衙役自不敢作奸
弊矣

清號件

上司公文牌票非催償案件卽拘提人犯各該經承須嚴
止限期完結如空文可覆者限三日催起解錢糧批審詞
狀者先具文申覆寬限俟卽解報亦限三日其皂快等承
票下鄉量離城遠近立限大約三十里限次日六十里限
三日九十里限四日或五日遇有機密緊事另差馬快星
馳回繳不在此限其限期既立必須照限查比逾限不銷
必須照逾限久近責懲使彼有所儆懼而不敢怠玩然又
有地雖近而事難立銷者若逾限不責是自爽其法故于
近地又當酌事之難易以少寬之未可過于拘泥也其清

號日期一月六次擇定空日查比早堂事畢責成該吏與各房及差役聽比如比日該吏不稟即以延捱作弊重責其銷過廢牌卽勾抹存署內以備查考

酬答書札

本治鄉紳投書多是說情陰陽生不得傳進著候堂事畢陰陽生先稟著來使當堂親投如鄰邑同寅鄰紳遠友差人投書著東房置簿挨次登號先具稟單討示其號簿註明某月日某處差家人投書一封後列前件如發回書卽于前件下註某日發回書訖上用銷號小戳其內衙收掌

書札之人置簿掛號亦同如有禮物註明收壁某件書中云云註明略節如係來辭聽允有關錢糧戶上須照會管理幕友以便留意毋使回書既允及其發落矛盾大抬怨尤其來書封面于掛號時並記某年月日某人札遂發起草之人問明答意具草送閱方發寫人謄正謄完並原書送覆閱方用圖章封實應付東房者付東房應付來使者付來使其來使或應送下處送米麵下程或應留住內衙或應送路費相其尊卑親疏而斟酌待之回書臨發仍登號全前其來書每月一束粘掛票籤記明月分收貯其回

書藁著寫人彙收仍置簿挨順謄錄以便查看每年終或
管理人更換原書并草藁錄冊俱宜送官內查收免落人
手以爲把柄倘機密書札來使親投不必經由東房掛號
其覆稿宜自繕或有疑難與心膂有識人相商其原書內
收不必發出仍置袖珍自爲登記以備遺忘或書啟或散文
函裁復

待游客

吾輩既叨微祿不特貧親友有所希望卽偶逢一面亦思
叨潤餘波安能阻其絕跡不來若地當衝境便道經過祇

天當作此

費寸糜半刺彼何憚而不一見邦君至于夙稱朋好及素
荷解推情誼應敦又非所論于游侶也各州邑四門設有
看守門軍宜曉諭門軍凡有往來遊客進城拜州縣門軍
須問明某官銜某姓名籍貫或特來或便過住何人家婉
言答覆請回寓所卽寫報單傳稟隨先往拜親送下程請
啟視如前項何等之人下程酒席驢儀俱酌定上中下三
等亦視地方之美惡及居恒之進入以定三等之豐嗇次
日送費不過三四周旋起身在彼無久稽之怨在我免多
客之擾若其素矢清操百姓有口游客有耳彼雖貪掘藏

而來亦可諒飲冰而去但未宜漠置弗問任厥淹留資
告竭進退維艱則恨極謗生毀言橫出賓主體面兩有所
傷矣

文移諸式

凡本衙門及上司各衙門文書往來自有一定體式惟遵
照舊例但凡州縣所常用通套文移雖或各處稍有不同
而大段亦不過如是故特列式于左以備參考是亦巨細
弗遺之意云耳

申文式

申報上司用申文○詳文加書冊一本須
查對字跡與申文無異驗文不用書冊

某省某府某縣為某事據某呈報前事云據此云合

行申覆
詳報

為此某官今備前由詳文加另具書冊四字通擬合具詳

憲臺伏乞

照驗施行須至詳者

右

申

某上司衙門衙

年某事
印月

日某州某某佐貳某

某首領某

背書吏某或缺

牒式州判縣行

某州爲某事蒙某人呈爲前事云等因到州合移牒

貴廳即煩照牒文內事理施行請勿遲延須至牒者

右 牒

某廳主簿

年 月

日

故牒式州縣行儒學用故牒

某州爲某事蒙某人呈前事云等情到州擬合就行為

此除外合行故牒前去即便照牒備去事理施行毋致遲

悞須至牒者

右故牒

准此

年 月

日

牒呈式州判主簿呈堂儒學呈縣用牒呈

某衙門爲某事據某人具呈云等情到職切照云爲

此合行具牒呈請伏乞云施行須至牒呈者

右 牒

呈

福惠全書

卷之四

呈

某衙門

年 某事 月

日某官押 背書吏某押

關式

州縣往來同州與同縣與承州縣與都司用關文縣與掛名州同亦有與掛名州中文者

某衙門爲某事

據蒙某人呈前事云等情到縣合行備關

貴某請照關文內備去情由請勿遲滯施行須至關者

右關

某衙門

年 月

墨判 日

關押

移會式

武官副將以下平行用移會手本○與關同但右關改右移會年月後不用關字並押

劄付式

知照下屬用劄付

某衙門爲某事

准某處咨呈前事云准此擬合就行劄

付某衙門該管吏即行

云繳報施行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某官准此

年 月

日給

劄付押

帖式

催取屬用帖

某衙門爲某事

照得本州所屬某事云等情顯係該官

福惠金書

卷之四

蒞任部

其

吏視為_ラ泛常_ニ以致_ニ違限_ニ本應_ニ云姑再行_ニ催為_ニ此合_ニ仰該_ニ
官吏作速_ニ云毋得再_ニ遲取_ニ究未便_ニ須至_ニ帖者_ニ

右帖下某處准此

年 月

日給

帖押

付子式_ニ交受事件_ニ用付子_ニ此係房_ニ

某衙門某房為某事于某月日某人呈前事_ニ云今蒙某_ニ

衙門_ニ憲_ニ開前事_ニ云事隸某房合行移付_ニ貴房併案歸_ニ

結煩為查照施行須至付者

年 月

付押

批式_ニ申送管解_ニ迎接俱_ニ

某衙門為某事除外今差本役管賞後項公文定限本月

某日_ニ殊_ニ前赴_ニ

某衙門臺下告投守候批迴須至批者

計管賞公文一角_ニ干角左側_ニ殊寫_ニ一封字_ニ畧開_ニ殊寫_ニ空_ニ

印_ニ用_ニ白_ニ二字_ニ如係解銀批_ニ干_ニ逐項銀數上_ニ

年 月

殊填小日

日

如結狀實收收管等式元不悉載

用印式附

用印各處亦微有不同然正用斜用上中下番用之處大約無異總之該房送印時須貼浮簽于當印處註明斜正等式庶無錯用凡上行文書鈐縫處用印須在番面半中正用上行下文書簿冊鈐縫處在上半正面斜用平行則稍下正面正用年月印俱係正用凡私條記在年月右側用封套年月亦然至上下封口俱當中用此平行下行皆是若上行文稟另用小鈐記在職名上用

賢否冊式

凡上司行票取下屬賢否如州縣佐貳首領儒學等員正印官例得開送冊內分年政才守四柱其填年青政敏才長守潔者為甚優後註考語或四字或二句俱接寫若上司薦舉又必開列事實填寫用印俱在內衙不落房科未便先漏洩也冊陰面寫起冊格式紙每行二十字某省某府某州縣呈為某事今將本州縣併所屬官員備造履歷填註事實考語合行開呈須至冊者

計開

本衙門官

某府某

州知縣

某人年若干歲係某省某府縣人由某

行於某年月日除授某官某年月日陞授今職於某年

月日到任

事實

一甲職

云

以下逐項並列○本官不便自填考語

只開事實其佐貳屬官俱填考語每一官另起一頁

陽面寫起

某佐貳官某年若干歲某省某府縣人由某行於某年

月日除授今職于某年月日到任

守

清平等字隨用

才

長平等字隨用

政

勤平等字隨用

年

壯中等字隨用

事實

一本官某事

云

云

大約佐貳不外清廉愛民勤慎盡職儒學不外課士端教等事

考語

云要從事實云內勘出

揭帖式

用潔厚白全一箇外寫揭帖二字上蓋印一顆內開即用
原註語下云蒙取某官劣蹟所有劣款開列于後次行低
寫計開又一行開列一某官云逐款另起一行並寫去
年月用印外加釘封鈴印如某官實無劣蹟當即密稟回
覆並不可輕洩

憲綱冊式

某省某府某州
爲申送文冊事今將本州所屬憲綱事理依例繕造理合
申送須至冊者

計開

オホエ

一官屬

掌印知州一員凡有職官
挨次造入

一貢賦

徵條銀若干丁糧本色
挨次查入

一鄉紳

某人或現任某官或原
任某官挨次造入

一舉人

某人各文武
某科中式已未
考揀挨次造入

一貢生

某人某年某項貢已未考職挨次造入

一監生

某人已未考職挨次造入

一生員

共若干名

一節孝

某人孝子節婦挨次造入

一經制胥役

吏房吏若干名逐房逐班挨次造入

一急舖遞

某舖舖兵若干名挨次造入

一驛站

某驛夫若干名

馬若干匹

夫若干名

驢若干頭

一河渠有則挨造下全

一橋梁

一壇廟

右

具

冊

年 月

日某官某

吏書勤惰冊

某省某府某州縣

呈為某事今將本州縣併所屬吏書年甲籍貫參充日期開列前件填註勤惰緣由合行開呈須至呈者

計開

本衙門六房經制吏書

吏房

司吏某人年若干歲某府某州縣人于某年月日著役

前件謹慎誠實小心平常勤慎誠謹無過亦勤新役等字隨用

書手某人照前後全無者填缺

前件

典吏某人

前件逐房照造

各屬書手

某佐貳員下

攢典某人

前件

書手某人

前件

某首領員下照前造

右具寫于另頁陽面

冊陰面之中

年 月

日某官某人

福惠全書卷之四 終

福惠全書卷之五

詳文贅說

者也之者當刪去

夫詳文者詳言其事而申之上臺者也貴在源委清楚詞意明切而陳以可否之義仰候憲裁其大旨不過刑名錢穀地方利弊之事如言刑名應寬者則據其實可矜恤之情應嚴者則舉其法無可宥之狀如言錢穀應追者則舉其侵吞逋抗之奸應免者則舉其艱難窮困之苦至于利所當興則舉其所以利民者何在弊所當革則舉其所以害民者何存總宜事理透徹出之委曲詳盡使閱者誦之

其油之其當
刪去

其可喜可怒可泣可悲之情不覺其油然而動勃然而生
則雖欲不從吾言以爲可否得乎夫詳文亦有司之要務
且詳之其行與否均關有司體面故事非不得已亦不可
輕易動詳鴻昔在郊有關錢糧驛站數詳俱蒙上臺允
行豈敢云言堪動聽亦上臺虛懷憫吏爲然耳所有詳
文數首姑列之于左以備其類云

詳文附

請豁免

赦前流借錢糧

爲亟請遵

詔豁免以廣

皇仁以救殘黎事據闔縣紳衿王士奇等鄉民張宗顏等
呈前事呈稱切照鄴城彈丸小邑久被周殘三十年來
田地汙萊人烟稀少極目荒涼之狀已不堪言復有四
年之奇荒七年之地震田禾顆粒無收人民餓死大半
屋舍盡皆倒塌男婦壓死萬餘卽間有孑遺晝則啼饑
號寒夜則野居露處甚至父子不能相顧室家不能相
保老弱轉徙于溝壑少壯逃散于四方往來道路之人
見者酸心流涕意謂從此無鄰民矣幸遇
朝廷軫念民瘼將四年錢糧全蠲七年免四徵六於是救

死扶傷之民將暫緩徵輸之苦稍稍復歸故土整理舊業其感戴

皇仁已不淺矣逮康熙八年又奉有十一月二十五日

恩詔將順治十六七八年康熙元二三等年錢糧實欠在

民者槩行蠲免闔鄉百姓無不踴躍歡呼相慶生逢

聖主其爲我民計生全者抑何厚也自是流移亦漸歸農

荒田亦漸墾闢而百姓猶朝夕之不給者蓋以瘡痍方

起衣食未豐非加以數十年之培養元氣終未易復也

近奉有部文欲追赦前民欠補還赦後銀兩凡

在庶民誼當急公但五六七等年借解元二三並順治

十六七八等年錢糧實係小民窮苦輸納無資而前任

迫於考成不得不那新補舊迺今奉赦已久以借解

不准議蠲仍行追補但查借解雖在未赦之年而追

補實在已赦之歲夫欲追既赦之民欠以補借解

之倉口則是昔已赦而今復追也煌煌天語其何

以恪遵乎況目下十年錢糧就在開徵五六七八九年

又經帶比正苦三空四盡何能剜肉醫瘡切恐窮民難

支紛紛思逃使既去者決不復歸見在者亦當轉徙不

惟舊欠難追亦且現徵無措非獨鄰民之憂實賢父母之責也士奇等身歷艱難萬民急切故敢合詞呈控伏乞俯念下情體察民隱特賜具詳祈恩豁免非敢邀殊恩於望外止祈信詔旨於已頒則鄰人垂死之年即更生之日也等情具呈到縣據此該甲縣復查得鄉邑康熙五十六七年借解元二三順治十六七八等年錢糧通計五千五十七兩三錢有奇新奉部議再蒙憲檄勒令追解自應祇遵然在鄉民實有萬萬不能堪者鄉邑地瘠民貧當荒殘久困之後災祲疊見之餘戶

口消耗日甚錢糧逋欠更多我

皇上哀此窮黎既蠲惟正之供屢沛賑施之澤已深悉民力之不支矣數年以來厚生之計未周追呼之擾如故即六七八年錢糧原額每缺于前官考成並急于今日故九年歲內一時並徵艱難備至若復追節年借解之銀是一年之中而取足十餘年之欠額嗟嗟罷咋何以堪此卑職常公事出外見民間食饜糟糠面多菜色寒冬風雪體無完衣且聞有旬斷炊烟凍餒自經者卑職雖時加撫恤然四境之遙何能遍及今復追比赦前

舊欠方春之土棄而不耕數椽之居復無所戀舉欲携妻挈子逃之別境是使

朝廷數十萬之金錢蠲賑全活之民而一旦迫之流離失所不甚可惜哉卽以追比言之民雖愚賤未有不畏敲朴者當其髓枯骨盡救死不贍之時加以催科孔亟萬一挺而走險雖有桁楊何以加之是未能取贏積歲之逋欠而先失土著之民心使邑境空虛田廬荒廢將聽其散亡而不爲之所乎抑廣爲招徠而加之意乎聖天子惻然念之當又不啻如四年之蠲七年之賑矣然

與其議蠲于既散之後孰若輟徵于未散之先與其發帑以賑而更多其費孰若悉蠲是逋而大暢其恩乎前蒙院臺具題以未完錢糧雖在未赦之內其應追民欠實在赦免之年仁言愷切真足感動

天聽而部議以臺臣張條奏疏內借解錢糧仍行追解又云赦內止免實係民欠未免官借補解切意以爲錢糧原有定欸慮因那借開混冒之端新舊或有暫移亦必按追補本倉之數其在大部臺臣豈非爲軍國籌至當計深遠哉然借解者官而錢糧則實輸公

府逋欠者民而蠲免已久奉恩綸揆其借解之由當日之官不過那緩就急若以借解之銀算歸本年項下于正額原未有虧也今日之民亦孰非殘喘餘生而援以蠲免之條悉豁節年追補於詔旨正相符也且臺臣原奏在康熙四年條議固所當遵

皇上恩蠲在康熙八年詔旨尤為可信甲職昨閱正月

二十二日邸報有戶部題覆甘撫華會同總督

莫為秦屬蠲免一疏內稱寧州等八州縣九年帶徵

七年未完銀一萬三千一兩零糧一千五百五十九石

零實皆土瘠民貧追比敲朴萬難取盈題請豁免

部議覆准業奉命旨則秦省九年帶徵糧銀

皇上不難施浩蕩之恩況八年恩詔普天同慶而反不

得沾蠲免之實乎甲職一介微員應否蠲免安敢置喙

獨是郊民困苦已極恐徒事追比終屬無益目覩帖危

之狀最為真切若坐視不言倘一旦驚惶逃竄不可阻

禦舊欠無追新糧莫措則甲職之罪莫可追矣頃奉

憲牌照數追解郊邑紳士災民久切仁天之戴翹首

跂足所望亟為拯救以延旦夕之命者不異大旱之冀

甘霖也伏乞 憲臺轉詳 院憲補贖具 題懇遵
原詔准與豁免俾安土之衆免致流離從此郊城百姓
永永爲

朝廷輸租納賦之良民世世爲 憲臺頌義感恩之赤子

郊民幸甚 卑職 幸甚

請撥補驛站買馬

爲疲驛昔僻今衝差繁站遠籲請撥補買馬以甦驛困
事切照驛通之設原以供 皇華往來及承舍賫奏有
工料以給圍牧有馬匹以副星馳此實郵傳急需缺一

不可念郊邑當東路未開用馬稀少猶可勉支自豫撫

題定之後一切使客差員大半皆由東路送往迎來

日無寧晷郊邑接南省實爲山左首驛查 卑縣 里甲及

紅驛兩處額設之馬止一百二十匹而郊南至呵咭北

至沂皆一百二十里西至嶧則一百八十里站長則有

奔馳竭蹶之虞馬少又無休息更番之術以致倒斃不

堪見額動關時須買補疲驛之重困職爲此也伏查中

路滕縣滕臨二驛鄒縣邾界二驛與昌平新加等驛每

站相去只四五十里工料之外又有糧餉買馬今郊之

站遠較之中路不啻三倍止有工料銀兩並無買馬錢糧欲那買馬則工料係額設養馬及驛使廩給與馬夫口糧必有不給欲儘工料則差多馬少恐急切奏章及緊要差使又致羈程卽云加意節省其如站遠馬力難支倒斃既甚買補必多安能以額內有限之錢糧爲額外無窮之購買且大差一到少有不敷則驛書牌子鞭撻交加勢不得不揭借買馬以供差使卽早職去年六月受事以來除料理棚廠槽餉繁費不論外約計一年之內所買補之馬已四百餘匹其倒斃者又已過半見

今逼索馬價接踵盈門又安能有點金之術而清償之此下吏之賠累無從申訴而疲驛此後之弊壞實有難支者也伏乞 憲臺念郊邑山左門戶站遠差煩之苦慨賜轉詳于工料之外添設買馬錢糧准于地丁正項銷算若以添設不便具題則查建曠銀兩曾奉部文留爲衝邑撥補買馬之需亦乞咨達部臺准予建曠銀兩動支買馬永爲定例此 早職實從驛遞重務萬分苦難起見非敢私于成法之外妄行干請以瀆 憲聽也 後蒙 部議東路十三站俱照郊邑每站撥補買馬銀柒百餘兩永爲定額

請免投誠移駐官兵

為報明偽統領將軍投誠官兵分別入伍歸農事蒙

布政司憲票前事內開蒙 巡撫部院 准 兵部

咨前事奉

旨安插投誠官兵左都督林 等在沂費郯等處築房開

荒割付等因到縣蒙此切照移駐投誠官兵欲安插得

所必有可墾之荒可廬之地即其始至地方便須房屋

安置使其所至如歸斯兵民兩便可以相安茲奉 司

行預查房屋空間處所並荒地堪以屯種及修築房屋

之處此誠計慮周詳而于

朝廷柔遠之恩更加以安輯兵民之至意也 卑職 伏查郯

邑自罹地震之後房屋坍塌十室而九本境在先逃亡

之民方欲歸無所縱一二破敗寺觀久為防兵占住此

外民居草房寥寥相望即 卑職 與衙官俱僦民間數椽

風雨不蔽城邑如是村落可知此空間處所並無房屋

可以暫居也又查郯之荒田未嘗不蕪萊在望然附城

近村之處漸見開墾間有零星荒地尙多有主惟邑之

東北土崗諸山多雜沙石西北則濱湖之地勢苦窪下

稍有旱潦顆粒無收以故居民流散其地竟成古荒數
十年來無有過問此荒地之無可屯種者也至于築室
畔田所以便于農作倘地可營居而于荒田異處則耕
作之奔走爲勞倘土可墾開而于版築非宜則婦子之
寧止何賴今郊荒田多近山湖之地素苦旱潦于耦耕
聚處正兩有相妨此荒田附近並無可修築房屋之處
也抑卑職更有陳者郊邑屢被奇災殘黎無幾蒙
朝廷蠲賑各憲臺撫綏流移之氓稍稍復業今一聞安
插投誠官兵顛愚無知合境洶駭惟恐將來受其騷擾

久處者猶思遠徙以避在外者又安望其復歸是使郊
邑不安新集之兵而反失土著之民矣且郊係山左邊
隅小邑實與南省海嶺邇宿沐陽地上相錯最爲奸宄
出沒設有匪類與不肖兵丁彼此橫行互相影射非如
腹內大地可以控制防禦尤不可不爲總總過計者卑
職處此殘疆日與二三鳩形鵠面之小民相爲依守雖
加意拊循猶難振起況節年逋欠已苦追呼苟更有意
外驚疑恐逃亡又復見于今日卑職恭承司檄謹遵
前項逐一確查郊邑雖有荒而實非可墾之荒郊邑雖

有地而並無可廬之地。城鄉內外烟井蕭條而亦無閒房可以安置之處。以此揆之安插既難得所。墾屯切屬非宜。緣係安插收誠事理。其地方情形不得不冒陳。憲聽伏乞。憲臺俯垂電察。速賜轉詳。則官兵荷綏輯之休而殘邑亦無驚擾之虞矣。蒙院憲批准。鄉邑免其安插。

議覆委勘沂州江風口沙壓荒地

為急豁民災等事。蒙本府火票前事內開。蒙巡撫部院袁布政司憲票云。等因。蒙此。卑職于某月某日遵奉。憲委隨申沂州定期會同踏勘去後。不意連

日大雪瀾漫遍野。疆界不分。實難履畝。已于十二月初七日具文懇請展限矣。然又慮事關院件未敢久遲。乃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單騎赴沂。會同本州羅知州親詣江風口馬門口地方。時積雪未消。沙深水厚。沒及馬腹。未能逐畝勘明。然觀其大勢。江風馬門二口皆在沂河西岸。相距約二十里。而峯山社唐莊等十二村地並在兩口之內。每遇河水大漲。水從外入。交滙其中。十二村地俱受其害。近口之處水衝激而刷地成渠。平行之區水泛濫而積沙成洲。其唐莊地近江風口故受害

獨深緣江風口衝嚙之隄數倍馬門故水之入勢大而
流亦長自唐莊迤南浸淫二十里直接馬門口峯山等
十一村實受之馬門口水之入勢雖少殺亦助江風爲
虐而相近某村等地實受之兩口之水爲害雖有重輕
而十二村之地被災原無差別故舉昔膏腴之壤盡成
沙磧之場此卑職之所日擊而災黎之所急爲呼籲者
也然猶恐以額外沙灘指爲承糧熟地與夫被災二十
五年錢糧何以全完康熙三年奉文清丈何以不行詳
請誠有如此憲檄之所駁者卑職細加詰問據原呈鄭

洪禮里老孫應才等供稱峯山社並無額外餘地當先
造冊因地主逃荒尙有遺漏未經開報原冊沙壓一百
一十頃五十畝九分之數尙未足以盡之何敢復有假
冒二十五年以來雖遭水患然在前被災尙輕闔社猶
可包賠如順治十六年之大水泛入沙壓稍淺間有花
地可種故康熙三年奉文清丈小民畏法急公苟可勉
强支持未敢遽爲告免至七年忽遭地震男婦壓死甚
多加以浹月霖雨沂河驟漲水口以衝決而漸大河流
以瀾漫而漸廣于是平地水深丈餘室廬田畝盡被漂

沒老弱轉徙無算砂磧荒棄難耕所以七八九年錢糧
至今拖欠無追康熙八年二月前院親臨賑濟洪禮
等已有急豁民災之呈蒙委本府照磨暨本州知州
公同踏看造有清冊解司存案茲幸遇院臺下車
仁風遠被復申前請急求豁免以救殘黎等情據此為
照鄭洪禮之口供合之甲職同羅知州之日擊其峯社
唐莊等十二村原報地一百一十頃五十畝九分委係
河水衝漲沙壓情真似可無庸再詰但甲職蒙委踏
看實緣積雪遍野深者丈餘淺亦數尺未能逐畝清查

其冊開花戶不下三百餘名據洪禮等供半已逃亡即
見在人戶住居寫遠一時難集雖取有里老甘結未經
逐戶查明不敢扶同具結其沂州印結並四至清冊羅
知州面諭先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具申本府在案為
此合將親至江風馬門口看過情由並鄭洪禮等口供
據實詳報甲職更有請者郊城係沂州轄邑其申取冊
結拘催原呈里老人等未免呼應少難倘限期答將
誰謾合無另委別員細加踏勘確實回報庶院件得
以早結而災民不致失所矣

稟帖贅說

夫稟帖者或詳文有不便言與不必見之詳文而乃以稟
通之也其詞貴簡淨毋冗其意貴誠實無欺其商酌請示
之處貴婉曲毋徑情其申辯剖晰之處貴和平毋驕急然
後覽者易于入目而亦易于見聽否則紛紜滿紙徒廢筆
墨恐有未當于上官之意耳後稟帖數首亦鴻在郅任者
姑附之以備體云

稟帖附

上楊提臺

卑職到任以來因念郅邑與沂嶧西山諸崗相近兼江

南邳宿等處接壤奸宄易于出沒乃清嚴保甲晝夜巡

警卑職尤不憚寒暑宵出親查所以期地方寧輯不致

遠煩憲慮也至駐防營官之在卑縣者卑職每留意

周旋卽兩汛兵丁亦時爲獎勞以其同事地方必平時

氣誼交孚而臨事始心膂相助故卑職蒞任兩載仰籍

憲臺威靈遐暢亦營官上體德意能同心并力庶

荏苒不敢有所窺伺耳今卑職不幸罹先君之變毀骨

支離日顯委代且近聞邳宿匪黨又蒸蒸蠕動則闔邑

安危惟防官是賴。伏查本縣舊設防官二員。一駐縣邑。有城池倉庫之責。一駐紅花埠。有扼要控制之司。非技勇優超。才猷敏練者。恐未易膺茲任也。今在城把總某。性雖平易。近人然喜。耽安逸。紅花埠把總某。年雖少壯。而性頗驕矜。至約束兵丁。素無紀律。則兩官均有可議焉。卑職荒郊下吏。蒙憲臺恩遇最深。凡有見聞。義難緘默。敢不爲憲臺密陳之。如分撥各集防兵。宜時加檢察。某把總自到汛以來。既未嘗郭外查點。且終月不聞夜出。此耽逸之一班矣。至管隊張三。于五月初十日。

縱妻劉居民邵君愛之。麥張進史。于六月二十三日。強刈馬頭鄉約張茂德之穀。德與理倫復統多人毒打。當經典史驗明。遍體鱗傷。闔鎮人心惴惴。縱兵殃民。若此。又紀律之謂何歟。他如張三鎖。卑縣巡更快手王加英。陳友拔。刀擊傷催糧快手李應陽。與王戶長縱子元臣等。捶皂隸王進禮。血流被面。戴進入捕壯趙應舉室。索飲。因而姦逼其妻。此衙役受其欺凌。又不足論已。然某把總。猶不過馭下無術耳。至某把總。則舉動乖張。兵丁縱肆。皆身爲之倡。如以到汛拜客。路遇飛遞漕撫公。

文馬夫楊守富怒其不下馬引避鎖拿營署至晚始釋
夫緊急公文方絲馬通註有限期僅以不下馬之故而
羈繫終日倘文書稽程誰職其咎乎如紅埠當南北要
衝本集柵鑰例係地方收掌遇有過差隨到隨啟自某
把總到汛拘鑰存營致郵使每欲劈柵移怒馬夫鞭撻
交下夫賁奏何事乃指不放行倘本章遲悞又誰之愆
乎本集歲例祀馬神演戲某把總怒其不起立將唱旦
者當場痛責因闔集跪懇杖至三棍乃免夫徒步往觀
自取褻耳又何怪而責之哉此亦見驕矜之一功矣至

守舖營兵張文登等自貪穩睡命更夫止就伊舖巡邏
張寅山唐小賍距舖稍遠遂懸弔拷掠街民飲恨北來
內閣學士郭經過紅花埠管隊盧戶長統衆入驛
強拉驛馬四匹克伍送差次日至晡方還騎傷幾斃然
此尤兵丁恣肆耳更可駭者七月初八日有紅驛馬夫
張調元與賣蛋人王太平爭嚷營兵蔣得勝從旁突出
執調元痛打及調元犇稟某把總不加約束反麾盧管
隊率衆兇毆垂死復甦兵丁乘機凡遇馬夫槩行攢打
以致闔驛夫牌驚逃星散過往緊差數日無人應付此

本集約地居民罔不日覩者夫

朝廷設兵原以衛民今營兵肆行無忌營官不加嚴飭反

身為之倡則將來兵民之間有不可勝言者又非特備

禦之不足恃已也前駐防甲縣千總朱成名把總史應

珮二官在汛兵畏民懷每遇夜巡即身先士卒所謂技

勇超優才猷敏練者斯其選也千總朱成名九年冬間

換班應調甲職據士民保留公呈詳請憲臺以不便

違例未蒙俞允今甲職敢再呼籲憲臺之前懇

請特為破例仍早令朱成名史應佩駐防甲縣紅驛

職下當有亦

二處將某某撤回則卒伍知所警飭而疆圉可保無虞

矣甲職在郊決歲從未敢獲罪營官詎旦晚將去之時

復自蹈嫌怨然實從地方隱憂起見非敢于前後駐防

有所厚薄也伏冀憲臺俯賜垂鑒地方幸甚甲職幸

甚

又

邵君愛等一案已再具稟臺前甲職之初心想蒙

電鑒甲職實于某某二官非有纖芥之嫌前稟原未冀

憲臺深究祇以一片癡腸從地方起見或得將甲縣

汎房另行更換庶無貽誤因恃ニ憲臺夙愛故言無不
盡耳豈料ニ憲臺遂行窮究非惟某某微員不足當
嚴威之加ニ卑職ニ返衷悚惕何以自安今蒙ニ劄提要証
鍾三等三十餘名宜即遵解但伊等多係傭工末技之
民趨食度日郊距省會七百餘里往來何以資生一聞
行提盡皆逃竄在ニ憲臺提審不過以安靖地方爲念
而先令此輩窮民驚惶失業又非ニ卑職ニ所以仰承ニ憲
臺之德意矣合無仍請ニ憲臺槩免深究不特某某之
二官可邀ニ恩全ニ卑職ニ之私衷可以釋疚而初提邵君

愛等再提之鍾三等俱羣被雨露于ニ憲臺恩威並濟
中矣ニ卑職ニ終恃ニ憲臺辱愛敢再冒瀆伏祈ニ慈照ニ
復濟東丹道臺
卑職ニ荷ニ老大人憲票諭領糧餉銀兩隨具稟付ニ憲
役回報矣但ニ卑職ニ伏讀ニ憲臺來行內開蒙ニ憲臺呈
詳秋冬二季糧餉支給東路又開蒙ニ院批仰照ニ部
文支給繳ニ卑職ニ地居山左南隅未悉其中詳細有不得
不稟于ニ老大人之前者分劈糧餉一項原于昔僻今
衝案內之所請允旋蒙ニ院憲以分劈之數報明在

部原以十一年為始且歲終以一年買過馬匹價值報
部開銷則必支以一年分劈之糧僉然後可以如數
造報今 憲票後開郊城紅花二處每處十一年分糧
僉銀各七百二十八兩四錢九分有奇夫領若得照數
則二處共應領銀一千四百五十六兩九錢有奇如春
夏二季西路已經全支僅將秋冬二季之半分給東路
則即郊紅兩驛而論所領不過七百有奇矣 甲職自到
任以來因郊紅為東省首衝雖差煩馬倒未敢不飽騰
盈櫪以故馬價積欠數千餘金至今逼索環門殆無虛

日至昔僻今衝一案蒙 憲臺諭令 甲職遣人赴北頗
殫苦心幸而就緒 茲值丁憂去任如十一年不能
照分劈全支其秋冬二季又扣至 甲職卸事之日為止
所領寧有幾何是徒勞于前而無補于後知必為郊肆
之枯魚矣近傳聞以奉文之日為始夫當日分劈報
部原係一年全數並未于十一年申明以某日為始也
今 院批照 部文支給或係一年分劈之數乎抑秋
冬二季分劈一半之數乎如以秋冬一半分劈東路遂
為十一年買馬造報之數切恐于 部文猶有未合也

總之中東兩路俱係

朝廷郵驛中東州縣均爲

憲臺屬員伏乞

老大人再

爲從長酌奪仍檄附近長清泰安等州縣立爲安議知

無不仰體憲恩者如中路已將春夏全領秋冬二季

自應全給東路則與分劈一年之數相符所謂遵照

部文正在此也倘蒙憲臺慨賜主持祇轉後聞不惟

東偏久苦極累之驛咸沐洪施甲職百病千瘡之下

吏受生成于不淺矣

上東亮錢道臺

適蒙憲檄以誣殺多命一案委甲職于嶧縣會審

仰蒙老大人過愛獎任逾涯每不棄驚駭飾以連錢

加之驅策雖凡庸下驢亦將望影嘶風思有以自效矣

但傳聞京口大人且夕回北用馬至二百餘匹兩驛

額設之馬僅及其半甲職正在多方購買但需數甚多

未能卒備兼江浙銀鞘接踵報至夫役多至千名兩項

非甲職親身料理臨時萬難答應且丞尉皆已他委旁

無可寄之員卽銀鞘一至擊柝荒城夜分巡警甲職嘗

爲中宵不寐此近時驛遞繁難真爲之形神俱瘁者也

若嶧縣往返兼之訊鞫動羈旬日倘驛務涉有違悞恐致煩老大人清慮或俟卑職料理北去之後再遵台委又恐此案係奉行憲件未便久羈或乞專委嶧縣抑別簡材能隣邑敢冀憲慈鑒宥批示以便遵行

又

逃人李大卽前解役杜蘭等所疎脫者也逮杜蘭等減等發徒此案已結細查條例原未有中途在逃復行原獲處所勒限緝獲之處分也止因疏尾有緝獲另結一語遂奉行為部限耳何省何地非逃人之所托足

跣跣之誤

李大係任丘逃去此時恐并不在山左界內況止問之鄆城一邑乎今蒙憲役催提令經承赴憲回話伏乞慈照卑職已將無憑跣緝之語另文申詳臬憲矣

又

卑職以荒郊節年逋欠屢奉院司各檄著行設法嚴追自受事以來心血耗竭于此者一年有餘矣前畧已具申臺前不敢更瀆茲有劉尙仁告王應昇一案蒙憲親提敢卽以此陳之郊節年逃戶錢糧本戶既逃

則惟佃地之人是問至戶逃地荒無人承種惟有本甲
戶頭之包賠彼戶頭之膏血幾何能堪此賠累耶萬不
得已始聽其單開必至親手足方准鬻其遺產爲之代
納至于風馬不及卑職早已出示禁其拔害矣今王應
昇之單列尙仁據稟以其種地三十畝節年欺隱未入
流水卑職以匆匆之曲阜送攷但准差拘未究其欺隱
果實與否使尙仁欺隱果真則按律宜照年追納田沒
入官計畝論罪若止使其賠本甲逃糧猶寬政也伏乞
憲臺鑒職苦衷實從

朝廷錢糧起見惟妙用深心爲卑職存一追徵地步不然
惟有坐聽參罰束手待斃而已以托憲臺覆載之下
敢瀝誠上懇仰祈慈鑒

上東寬李道臺

前蒙憲票到縣爲公籲憲天一案行查馬頭集本年
牙雜課程共該銀若干卑職任內徵解過若干而署事
李州同並未與聞卑職業已具文詳覆老大人矣聞
詳內有此項銀兩統在空懸既係全完何不起解等語
則李州同仍未嘗逐一陳明也夫牙雜一項每歲因投

認牙人所納之穀石并客商所報之烟花布麵隨其多寡以爲收解故全書開載原無定額課程一項卽醃造棚廠所報之水程每歲解司銀二百三十兩四錢有奇計收稅之期始自本年九月止于次年三月其稅銀視醃之數聽本商臨行報納非若正供徵比之有定限也查早職于本年六月十八日解過牙襍銀十三兩五錢又于十一月初四日解過一百三十七兩一錢六分除收完存庫十五兩三錢九分造入交盤外仍未完銀七十兩三錢六分自在接管者經收續解非早職任內

已照額全收而不行起解也然則李州同所云空懸不解自難逃憲臺電燭中矣至于程源之告盧世標始于今春撫院委充糧廳行查馬頭課稅程源等係本集鄉約以院件嚴切不得不爲料理麵行程少山等僱覓盧世標爲本行管事不謂世標從中作梗且謗源斂費侵肥欲倡麵店告源乃陰以爲利源遂具稟早職正行拘審世標邀親友與源勸息昨署事者至有世標山西同鄉素與源不合又因馬頭集每有江南山西兩商民之分遂囑署事親至馬頭以查催稅銀行拘源

等闔集商民驚駭閉戶世標又首稟署事云程源實爲之倡源蒙冤情激于老大人臺下所以有逢惡屠孤之控也然源告世標詞連署職未免有忌器之嫌世標懷怨乘機傾源亦實由發蹤之始今馬頭商民于李州同處代源請罪以全上下大體源標親友亦爲兩家講解以釋彼此夙嫌茲世標等現解赴憲臺審理伏乞老大人念源標等均係愚氓無知從寬免究則西南之釁自消而闔集亦感恩無既矣卑職又聞李州同以虎棍罷市等事並封盧世標原詞申報憲臺然馬

頭里保鄉約惟源尤爲急公卽前任道憲俱蒙優獎比之虎棍似屬過焉至罷市之事實緣李州同過激而成于源奚涉但源係南人處于孤弱非世標敵耳並祈老大人詳加體訪特賜恩施則良民益知所勸不特源世世銜結已也卑職素蒙老大人洪庇優容敢以瀆稟統惟慈鑒

上兗州府蔡太尊

兗屬二十七城從來之稱凋敝者必曰沂邳而邳又承沂下流水旱之災無歲不有近復加七年之地震死者

萬計歷蒙各 憲臺軫念一切力差雜役視他邑稍輕
卽河夫一項亦前此所未派蓋稔知民力之既竭而地
之相去尚遠也惟昨年駱馬湖之役以工大費繁派及
殘邑雖勉遵 憲令而地方騷然有民不堪命之憂
職受事以來士民紛紛呈懇皆以籲恩查例詳免河夫
爲請 卑職 席未暇暖方擬具稿上申而桃宿之河夫又
至矣竊念郊當積敝之後民之流亡者未盡復業地之
荒蕪者未盡開墾郵傳之應付者如織錢糧之逋欠者
如山此真救死不贍之民而責之就役于二三百里之

外非徒爲力役之征亦將有性命之累宜鳩形菜色扶
老挈幼泣訴于下吏之前者踵相接也 卑職 近閱邸報
黃運二河一時並急所費金錢動以百萬上厪
九重之宵旰下煩 各憲之馳驅又不敢曲徇民情有妨
大役隨將各社災黎婉言撫慰仍遵 憲檄從公勉派
外但郊民疾首蹙額之狀實有萬萬不能堪者敢據實
稟明于 老大人之前伏乞加意撫綏破格垂卹使不
得邀 惠于目前者猶可望 恩于後日則 老大人
之爲最爾邑計久遠不啻白骨而肉之矣專此上稟伏

惟 慈照

又

昨蒙 老大人提取高繼曾案內屍格、甲職遵將前任
原卷逐一細閱止有禁子患病呈詞捕衙病故申文並
繼曾父高景光病故領埋結狀此外並無相驗屍單可
以申送 臺下至先奉二十三日 憲票令 甲職將繼
曾身屍逐細檢驗誠為 憲臺慎重大案之意但查一
干犯証俱在郡候審若申請發回關提作作弔棺開驗
動須旬月即今限期已迫遲悞之罪恐不可免若欲架

空填註荷圖塞責又何以服兩造之心而籍原告之口
似當即就景光原結身親煎藥調理不痊等語以定病
死之案問心既為勿欺詳 院亦稱實錄或可無煩再
駁耳

又

甲職 以庸篤之質受事荒郊前令之未完積年之逋欠
纍纍在案非奉宣 老大人威靈則 甲職 幾束手無措
查郊之杏墩朱呂重溝新汪等社半係紳衿包攬而新
汪一社逃亡最衆俱為廷琬隱入高冊乃地土之在新

汪者獨累窮民賠償夫其飲恨積憤于廷琬已非一日
矣屢訴陳卑職之前思以賠累之苦包隱之害赴省控
告卑職忝爲民牧于一逢掖諸生何所不容然以衆憤
之未易平且懲一警百以釐宿弊卑職事也故敢以廷
琬之包攬申請各憲仰蒙憲臺暨道臺俱批職
鞫審衆証俱齊而廷琬獨抗不赴質雖經取有該學之
收管猶不得而羈之則其平日之踰閒疎勒可知矣卑
職以憲件所係將廷琬之父明遠解赴憲臺聞廷
琬方始投到臺前蒙提胡延年等一千犯証卑職已

經行拘到縣但據延年等泣陳俱係現年社長承催各
欠未得暫離又兼二麥已秋現將收穫終歲身家所係
正在此時懇祈申詳緩解卑職俯思農忙猶且止訟况
目下雨澤未降人政皇皇民隱堪念合再請憲臺裁
奪批示或俟二麥告終旬日之後再遵行起解或卽行
提鞫審卑職未敢擅便理合具稟
又

蒙檄提劉廷琬案內犯証卑職遵將胡際明胡延年等
同原差行拘豈廷琬自赴憲投到之後潛復遁歸與

黨惡胡曰塵等痛毆際明延年至折其肢體慘毒異常并際明拾去沂州界內無可踪跡此案首犯廷琬而要証則際明也首犯既已遠颺抗不服拘要証又行搶去早職爲

朝廷守大法爲 老大人奉 憲行誠不意鼠輩陸梁一至于此原以新汪一社賠累不堪彼輩積怨已久故早職申請 憲臺在案今賦役未清反遭荼毒肢體傷殘甚于賠累是 早職之申請適有以悞之也未經國法之加先快宵小之志 早職誠爲之切齒不平于中者矣又

曰塵亦係延年等所首告之人 早職以現係道役姑從寬釋伏查發蹤者廷琬肆虐者曰塵也曰塵之肆虐以弟超塵在此案內身居局外益悍然橫行令 早職無能執此案而訊其狂噬耳今廷琬曰塵現潛州境伏乞憲臺嚴檄沂州行提正法郊邑之包詭政不獨廷琬等倘任其狠戾格而不行則良善皆畏懼吞聲莫敢控訴不惟法紀無存而國賦之淆亂政未有底也 早職于廷琬曰塵原無成心但實從地方起見不得不仰祈 憲斷理合稟明

又

頃奉 憲檄安插墾荒官兵屯種敢不凜遵但奉 憲
行細爲踏勘籌度下吏過計不得不有稟于 憲臺已
具詳申覆 臺前矣郊之荒地非不蕪萊在望但依山
濱澤未耜所不可加棄猶石田也民不可墾而以授之
兵兵仍不可墾則漸侵民既墾之熟地而居爲屯種之
地恐勢所必至況此輩非久係節制之兵甫經革面而
狼性猶存雜處于兩省接壤奸宄出沒之間易生不測
地去沂鎮且二百餘里政恐鞭長未足以資彈壓也日

後且多隱慮而郊民目前已洶洶惶懼如迫湯火郊向
設有駐防之兵經 卑職 苦衷調劑少相帖伏再加以投
誠之偏處南北異性深恐兵與民未必相安卽兵與兵
亦未必相輯紛擾必甚調劑愈難又逃亡甫集之衆少
不安生便輕離故土今現居者思遠徙以避在外者安
望其來歸以移駐屯種之官兵而使完糧之百姓羣相
失業荒郊未復之元氣愈見消耗節年錢糧之逋欠無
可追徵恐 憲臺之考成亦因之爲累非特 卑職之功
名性命已也伏乞 電詳轉 院則廻天挽日之功皆

出^ツ 憲臺起死^シ嘯枯^カ之賜^ミ矣。

又

卑職 去年因清追荒^テ郊積欠^ス據戶頭稟稱有沂衛軍戶桑四^ニ侵種縣地至四頃有餘^ル節年俱行逋抗^ニ經^ニ卑職之差拘^ニ則悍然毆差^ニ及^ニ卑職移關沂衛彼庇覆過堅^ニ又無^ニ隻字關覆^ニ以^ニ

朝廷應輸比在冊之錢糧^ニ豈軍戶遂可爲護身之符而沂衛乃爲逋逃之藪乎^ニ荒郊十餘年來無年不欠^ニ總因抗玩成風^ニ卑職方仰承^ニ各憲嚴檄力行振刷^ニ以沂衛庇

其當作以

一軍戶遂致催徵束手^ニ且正項既不可空懸^ニ絲毫皆考成所在又不可累一二急公之戶頭代其賠納^ニ萬不得已遂具通詳現蒙^ニ憲臺提審伏乞嚴行究訊^ニ將桑四節年陳欠^ニ槩行清追^ニ並勅行衛所既有分地^ニ分人此後不應更相侵種^ニ庶田賦以清^ニ而積玩以警矣^ニ

福惠全書卷之五 終

